

La femme
au miroir

Eric-Emmanuel
Schmitt

女人，
你到底
想要什么

[法国]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周国强 译

 译林出版社

La femme au miroir
女人，你到底想要什么

[法国]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周国强 译
Eric-Emmanuel Schmit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 你到底想要什么 / (法) 施密特著; 周国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47-5161-2

I. ①女… II. ①施…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9292号

La femme au miroir by Eric-Emmanuel Schmitt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82号

书 名 女人,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作 者 [法国]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译 者 周国强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92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61-2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她喃喃说道。

谁都没注意到她在说什么。这当口，女人们正围在她身边忙碌着，这一个帮她整理头纱，那一个给她编辫子，还有一个在理顺饰带，服饰用品店老板在把她的衬裙改短一些，而土地测量员的遗孀则在帮她穿上绣花软底鞋。女孩一动不动，好似变成了一件物品。当然是一件动人心弦的物品，相当诱人，足以唤起邻家妇女们的警觉，然而，也仅仅是一件物品而已。

安娜凝望着从又矮又宽的窗子照进来的阳光，阳光斜穿过房间。她微微一笑。这束金光刺穿了屋顶间的晦暗，仿佛晨曦突然闯入林子下的灌木丛，装内衣和零星物件的篮子犹如蕨类植物，女人们则成了母鹿。尽管闲聊声不断，安娜感受到的却是漂浮在房间里的寂静，奇特的寂静，平稳而浓重，它来自远方，在婆婆妈妈的叽里呱啦声中为她悄悄带来一个信息。

安娜转过头来，希望有谁听到了她这句话，然而，她没捕捉到任何人的目光。她逃避不脱，忍受着她们给她梳妆打扮，她怀疑自己没把那句话说清楚。“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她还能再说些什么？待会儿她就要结婚了。可是，从她醒来到现在，除了使鲜花绽放的春天，她对什么都没感觉。大自然对她的吸引力更胜于她的未婚夫。安娜揣测，幸福就像一只野兔，躲藏在外面某棵大树的后面。她看到了它的鼻尖，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邀约、焦躁……她感到自己的肢体痒痒的，就想奔跑，在草地上打滚，拥抱每一棵树，大口大口地吸入飘洒花粉的空气。

对她来说，当前的大事不是她的婚礼，而是春日的来临，清新、明媚、阳光普照的春天。而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和菲利普的结合——与这种灿烂辉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四月充实了田野和森林，勃勃新生的力量使黄水仙、报春花、蓝蓟纷纷怒放。她想逃出这正在进行婚礼准备的陋室，挣脱那些正在把她变得更加漂亮的手，光着身子扑进近在咫尺的河里。

光束把花边窗帘的影子悬挂在对着窗子的凹凸不平的石灰墙上。安娜绝不敢搅乱这迷人的光线。不，哪怕别人对她大叫房子着火了，她都会一动不动地仍然待在这张板凳上。

她战栗了一下。

“你说什么？”表姐伊达问道。

“没什么。”

“你想他了，是吗？”

安娜垂下头。

未来的新娘肯定了她的怀疑，伊达爆发出一阵尖厉的笑声，笑声里夹带着她种种淫秽的想法。近几个星期以来，她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嫉妒，结果，只是把嫉妒转换成了轻浮的嘲笑。

“安娜以为自己已经躺在她的菲利普的怀里了！”她像在后台对人说话那样压低了嗓门，“新婚之夜会是很热乎的。我呀，今儿晚上我可不想给他们当床垫。”

女人们嘀嘀咕咕地说开了。她们有的说安娜没错，有的在责备伊达的玩笑开得粗俗。

门突然打开了。

安娜的姨妈和姥姥神气十足、有点儿夸张地走进来。

“我的孩子，你终于能知道你丈夫将看到的你的模样了。”她们同声叹道。

两个寡妇像拔出匕首似的从她们黑裙子的夹层里掏出两只象牙雕琢的盒子，小心翼翼地微微打开：每个盒子里都有一面白银镜框的镜子。惊讶的感叹声随之响起，在场的女人们认为自己正目击一个不同凡响的景象。因为，在她们日常生活中是没有镜子可用的；即便拥有非常稀少的一面，那也是一面锡制的，磨制的金属制品，鼓鼓的，照出来的样子模模糊糊、高低不平、灰暗无色；而这两面玻璃镜子反映出来的影像线条清晰、色彩鲜明。

她们发出赞美的呼叫声。

两位女魔术师合上双眼，享受着对她们的恭维，接着，毫不迟疑地着手完成她们的使命。戈德列芙姨妈站在安娜的前面，弗朗西斯卡姥姥则站在她后面，她们各举着一面镜子，像举着盾牌。她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作用，神情肃穆地对小姑娘解释怎么使用：

“你可以在前面的镜子里看到后面的那面，这样，你就能看到你的背面和侧面的样子了。帮我们吧位置摆正了。”

伊达眼红地走上前来。

“你们是从哪儿找出来的这两面镜子？”

“伯爵夫人借给我们的。”

女人们为这一出人意料的主意鼓起掌来，也只有贵妇人才享有这样的宝物，小贩们不会向平民百姓推销这种贵重用品，他们太穷了。

安娜往圆框里瞥了一眼，打量了一下自己困惑的脸相，她挺看好自己的一头金发被巧妙地绾成精美的发型，她为自己长长的脖子和小小的耳朵感到惊讶。她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说，她在镜子里没看到什么不入眼的地方，却也没看到任何熟悉的东西，她凝望着的是一个陌生女孩。她的脸，正面、侧面、背面全都左右颠倒了，这张脸既能是她的，也能是别人的。它不像是她的。

“你满意吗？”

“满意啊！谢谢。”

安娜答复的是姨妈对她的关怀：她不是那么自负，已经忘了照镜子的感受。

“知道你多有运气吗？”弗朗西斯卡姥姥尖声说道。

“知道，”安娜申辩道，“有你们就是我的福分。”

“不，我说的是菲利普。我们那个时代的男人几乎再也找不到了。”

邻居们一本正经地随声附和。现在的布鲁日再没有比男性更罕见的了。这座城市从没遭遇过这样的匮乏……男人都消失了。结果如何呢？两个女人只有一个汉子？或者，甚至是三个对一个。可怜的弗朗德勒^①，一个神秘的现象使它不堪重负：男性奇缺。在几十年时间里，欧洲北部的男性人数以令人忧虑的速度大大减少。许多女人不得不下决心过单身生活，或者生活在贝居安会院^②里。有的放弃了生育的可能，身体最强壮的操起了海格力斯^③的职业，打铁或者做木工，以便什么都不缺。

服饰用品店老板听出她朋友的语气里透露出的责难情绪，严肃地凝视着她。

“这是上帝所愿！”

弗朗西斯卡姥姥一阵惊颤，她怕被指控为亵渎神明，急忙纠正：

“当然，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是上帝召唤我们的男子汉

① 欧洲西北部平原，比利时和法国的地区名。

② 贝居安会使用的小建筑的汇集，贝居安会是12世纪至16世纪流行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的半世俗修女会，其成员寻求侍奉上帝，却并不发愿入教会。

③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或译作赫拉克勒斯。

去参加十字军东征。他们为上帝征讨异教徒而死。是上帝让他们死在海里、征途上、林子深处。是上帝把他们杀死在劳作中。上帝先于我们把他们叫回去了。他让我们忍受着没有男人的生活。”

安娜明白弗朗西斯卡姥姥讨厌上帝，她话语中表现出的恐惧多于崇拜。她把他描绘成掠夺者、刽子手、杀人犯。而安娜却不认为上帝是这样的，他不会像老人家所认为的那样插手其中。

“你呀，我的小安娜，”寡妇接着说，“你将过着从前的女人过的生活：有一个属于你的男人，生一大群孩子。你很幸福。再者，你的菲利普，他也不丑……是不，太太们？”

她们笑着表示同意，因为要对这样的话题表态，有的尴尬，有的兴奋。菲利普十六岁，是个典型的弗朗德勒壮小伙，结实，长长的腿，细细的腰，宽宽的肩膀，浅褐色的皮肤和啤酒花色的毛发。

戈德列芙姨妈叫嚷道：

“你们知道吗，未婚夫正在街上等候着他未来的妻子呢。”

“不会吧？”

“他知道我们在为她梳妆打扮，便待在原地激动不已。快给他降降温吧！如果说焦急会要了人的性命的话，我想，那他可就死定了。”

安娜向窗边走去，蒙着油纸的窗框已经打开，好让春天进入屋子里来。她小心不要割断了阳光，便俯身在窗的一侧。她认出了站在泥泞的石板路上的菲利普。小伙子唇上挂着欢乐，正和他那些从布鲁日来到圣安德烈的朋友们聊得起劲儿。圣安德烈是弗朗西斯卡姥姥居住的村子，离那座大城市有一法里^①。是的，他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往寓所的最高层张望，他热切地、有点儿不

^① 约合四公里。

顾一切地等待着她。

这让她心里暖暖的。她丝毫不用怀疑！

安娜住在布鲁日一年了。在这之前，她只知道北方沉闷的乌云下的一个偏僻的农庄，那里土地平坦、潮湿，散发着恶臭。她和姨妈以及三个表姐妹一起过日子。这是她唯一的家，因为她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没有说出她父亲是谁。她姨夫经营农场时，她从没走远过。姨夫去世，戈德列芙姨妈决定返回布鲁日，那里有她的兄弟们。不远处，在圣安德烈还有她安度晚年的姥姥弗朗西斯卡。

如果，对戈德列芙来说，返回布鲁日意味着返回源头，对安娜和她的三个表姐妹，伊达、哈德薇琪和蓓内迪克特，则是一种突变。她们从乡下姑娘变成了城里人，从女孩变成了少女。

大姐伊达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男人迅速联结在一起，她热情奔放和无所顾忌地接近那些没有约束的男孩们，男性一般的放浪作风给她帮了倒忙。就像菲利普，在他干活的鞋铺子里受到追捧，回答了伊达的问候后，却追起了安娜，他每天早上给安娜送一朵鲜花，毫无掩饰地显示出伊达被他当成了通往她表妹的跳板。

面对这种其实十分普通的手段，伊达感到的气恼更胜于安娜感到的骄傲。安娜看人的目光不同于她的女伴。小姐们在鞋铺学徒身上看到玉树临风的汉子，安娜看到的却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这个孩子长着一双细长细长的腿，还在为自己高大得脑袋碰到门框的新身躯惊讶不已呢。他爱怜她。她在他身上看到的却是他女性化的特质——他的头发，他柔软的嘴唇，浅浅的头发，在声调的抑扬、情感的踌躇中，从他低沉而洪亮的嗓音里，她听到的仍是他从前小男孩时期的尖嗓门。当他陪伴她去集市时，她

观察着他那种起伏波动、毛虫化蝶般不稳定的成长状态。她很关注这种状态，因为她对花草生长就很感兴趣。

“你愿意给我幸福吗？”有一天，菲利普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她红着脸作出了及时的、真诚的反应：

“当然愿意啊！”

“给我幸福，幸福啊？”

“是啊。”

“做我的妻子。”

这个未来就不是她那么想要的了。怎么，他也一样？他这就和她表姐，和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们一样地思考问题了。干吗要钻这个俗套？她本能地商量道：

“你不相信我不嫁给你也能使你幸福吗？”

他闪开一些，心存疑虑。

“难道你是这类女孩？”

“你在说什么呀？”

有时，男孩子们会做出令人莫名其妙的反应……她说了什么不堪入耳的话了？他为什么要皱起双眉瞅着她？

停顿了一会儿，他露出了微笑，因为确定在安娜的建议里没有隐藏着任何邪恶而松了口气。他接着说道：

“我想和你结婚。”

“为什么？”

“男人都需要有一个女人。”

“为什么是我呢？”

“因为我喜欢你。”

“为什么？”

“你是最漂亮的，而且……”

“而且什么？”

“你是最漂亮的！”

“那又咋样？”

“你是最漂亮的！”

鉴于她的试探并非出于献媚，这番恭维也便不会在她心里引发虚荣。那晚，她回到姨妈家后只是自问：“漂亮，漂亮就够了吗？他英俊，我漂亮。”

第二天，她请求他说清楚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是你和我？”

“你和我，有我们这样的体貌，一定能生出一些极优秀的小孩来！”他叫喊道。

行了，菲利普确认了她所担心的东西！他用的是牲畜饲养人的言语，让他最好的牲口进行交配以求大量繁殖的农场主说的话。在人与人之间，爱情，难道就是这个？再没有别的了？她要是有个妈妈能和她探讨一下这个话题该多好啊……

传宗接代吗？就为了这个，围绕在她四周的女人表现出那么的急不可耐。连桀骜不驯的伊达都这么看吗？

对他的求婚，安娜陷入了沉思，没有作答。热情飞扬的菲利普把她的沉默当成了应允。

他如痴如醉，开始宣告他们即将结合，把他出乎意料的成功悄悄告诉每一个人。

在街上，人们向安娜表示祝贺，安娜很惊讶，但没有揭穿。接着，她的表姐妹们向她道喜，包括伊达，伊达因为她那迷人的表妹要在对手市场上消失而欢欣。最后，戈德列芙姨妈热泪盈眶，兴高采烈地拍着巴掌，因为将完成她的职责——把她已故姐姐的女儿一直引向婚礼的祭台——感到欣慰。面对这慈爱的心灵，掉

进了陷阱的安娜不忍拂了她的好意，只好沉默不语。

就这样，因为没有否认，误会便带上了真实的色彩：安娜要嫁给菲利普了。

日复一日，亲人们表现出来的偌大的热情使安娜越来越觉得实在荒唐。她确信自己正有某种最基本的要素在流失，她任由菲利普肆意妄为，亲吻她，拥抱她。

“你将只爱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

“不可能的，菲利普。我还爱着别的人呢。”

“什么？”

“我姨妈、我的表姐妹们、弗朗西斯卡姥姥。”

“有男孩吗？”

“没有。可那是因为我认识的不多，没有机会啊。”

听她把话说清楚了，他还不信，疑虑重重地望着她；然后，由于她顶住了他的目光，眼睛都没眨一下，他哈哈大笑。“你让我走路，我却在奔跑！哈，淘气姑娘把我吓坏了……真够狡猾的！你呀，你对付男人真有办法，你能让他恋着你，拜倒在你的脚下，让他只想着你。”

安娜跟不上他的思路，她也不强求跟上，因为，在这种令人神魂颠倒的时刻，他紧紧地靠着她，两眼放光，嘴唇哆嗦着；她也觉得自己融化在他怀里很快乐。她喜欢他的皮肤，他的气味，他结实发烫的身躯。紧紧地依傍着他，她醉了，撇开了怀疑。

一个黑影在屋顶间扩大。房间里的密度变了。

安娜吃了一惊：伊达刚刚撞碎了那束明亮的阳光。

未来的新娘感到腹部一阵疼痛，仿佛她表姐一拳打破了她的肚子。她用责怪的口吻大叫：

“啊不，伊达，不！”

表姐惊讶地止住脚步，摆出自卫的样子，张牙舞爪，她不知道自己的衬裙撕裂了阳光。

“什么？我怎么啦？”

安娜叹了口气，她不信自己能够向她解释清楚她打碎了一件珍宝，一件太阳从黎明时分起开始在房间里构筑起来的完美杰作。可怜的伊达啊！举止粗野、一意孤行的伊达自己都不清楚，她在用她淫荡的大屁股摧毁一座美的纪念碑。

安娜决定不说实话：

“伊达，干吗不利用一下这两面镜子？你坐到我的位置上来吧。”

接着，她对姨妈和姥姥说：

“让我的三个表姐妹也来利用一下这个礼物吧，这样我就太满足了。”

伊达先是有些狼狈，然后靠到安娜身边，也请求两位老人同意。老人们做了个怪相，接着，被安娜的单纯和热忱所感动，点了点头。

最年幼的哈德薇琪跑来坐在板凳上。

“我来！”

伊达恶狠狠地一挥手，想要阻止妹妹抢先，但她停住了，她得保住做姐姐的尊严。出于恼恨，她朝窗口走去。

安娜很反感，因为伊达继续遮断阳光，阳光爬上了她的胸口、她的脸，她居然毫无知觉。真是愚钝！

发现菲利普在街上，她笑了笑。不一会儿，她皱起了眉头。

“他失望了。他找的是你，不是我。”

伊达满脸打皱，两眼无光，吞咽着唾沫，一副痛苦相。安娜俯着身子，实实在在地觉察到她表姐痛苦的程度，便朝她伸出手去，温婉地说道：

“我可以把他让给你……”

“什么？”

伊达跳起身来，认定她没听懂。

“我完全可以把他，菲利普，让给你。”

“啊？”

“他要不是爱上了我的话。”

安娜以为自己说了一句贴心话。

一记响亮的耳光。

“婊子！”伊达咬牙切齿地说。

安娜突然感到脸颊发烫，才发现是自己挨了个耳光：伊达打了她。

谈话被打断了，女人们转过身来。

“臭丫头，你就肯定没有男人会要我吗？我会让你知道你错了。我会证明给你看的。走着瞧吧，会有几十个男人要我！几百个！”

“有一个就够了。”安娜温柔地纠正道。

第二个耳光掴到她脸上。

“臭虫！你还说！你就那么肯定我连一个男人都不会有的！瘟神！你好恶毒！”

戈德列芙姨妈插了进来：

“伊达，冷静点儿！”

“安娜让我忍无可忍，妈妈。她认定我是丑八怪，没人要呢！”

“没这回事儿。安娜只是说出了我想说的：你有一个男人就够了，用不着去勾引十个、一千个。”

伊达以挑衅的目光打量她母亲，似乎在说“你就接着说吧，咱走着瞧”。戈德列芙昂起头，要求道：

“你要向安娜道歉。”

“绝不！”

“伊达！”

这位长女气得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吼叫着答道：

“我宁愿去死！”

戈德列芙把手里的镜子交给土地丈量员的遗孀，扑向她女儿。伊达闪身躲开。她毫无惧怕之意，穿过房间，把小妹妹从板凳上赶走，然后对两个女人下命令道：

“现在该轮到我了。”

戈德列芙为了避免一场可能落败的争斗，嘱咐她的朋友们听从这个易怒的女儿。然后，她走近外甥女。

“我想她是在妒忌你呢，安娜。她本来希望第一个结婚的。”

“这我知道。我谅解她。”

姨妈亲了亲她。

“唉，我的伊达性格像你该多好……”

“等她得到了她想要的时候，她会变好的。总有一天，她会摆脱坏脾气。”

“但愿你说得在理！”戈德列芙抚了抚外甥女的鬓角，“不管怎么说，我为你既感到伤心，又感到幸福。伤心是因为以后见到你的时候少了，幸福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好小伙。”

听着戈德列芙姨妈平心静气地描绘她的命途，安娜恢复了勇气，不再思索那些问题。她恢复平静，向清新的春风扬起她的脸。

屋檐上停着一只蝴蝶。它的翅膀，里侧是柠檬黄的，外侧是绿色的，扑打着，好像呼吸。它来这里梳洗，以为没人打扰，没意识到正被人观望。它用前爪擦拭吻管。安娜看得眼花，她仿佛觉得小飞虫用它一身金色的鳞片抓住了满天的光明，让光明集中在它身上，把光明囚禁在它身体里。它金光灿灿，使它

周围的一切全都黯然失色。

“他真美！”戈德列芙战栗着说。

“是吗？”安娜喃喃说道，她因为姨妈和她有同感而喜极。

“好看极了。”戈德列芙肯定地说。

“我会呆呆看它几个钟头。”

戈德列芙耸耸肩膀。

“安娜，这正是你从今往后要做的。你将拥有这个权利。这甚至是你该做的。”

安娜朝姨妈转过身来，感到困惑。姨妈强调说：

“你将是他的，可他也是你的啊。”

安娜莞尔。什么呀？她属于一只蝴蝶……蝴蝶也属于她？这开的什么离奇古怪的玩笑？毫无疑问，这是这一天里的最佳新闻了。她姨妈像童话里善良的仙女那样跟她说话。少女苦恼不堪的脸放出了异彩。

戈德列芙感动了，双手抚过外甥女的脸颊。

“你好爱他啊！”她嚷嚷道。

她转身向外，手指着远处的人影。

“应该承认他戴那顶帽子挺合适。”

安娜被说糊涂了，她顺着戈德列芙的目光望去，发现她观望着马路上举着一顶毡帽的菲利普，毡帽上还插了根羽毛。

“我不大正常了。”她想道。啥都不正常了！窗边可以看到两样东西，菲利普和蝴蝶。女孩的目光滞留在蝴蝶上，姨妈则在瞅那个未婚夫。

房间里响起一声吼叫：

“怎么？这是什么，这个紫斑？”

伊达坐在板凳上，手指指着在她前面的镜子，脸气得发青。

弗朗西斯卡姥姥怕她地又要发狂，收起了后面的镜子。

“没什么。你以为看到了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有。”

“那就别把镜子拿走啊。”

姥姥战战兢兢地又把镜子放到那里。

伊达细细察看颈背上那块淡紫色的斑，谁都知道她这个紫斑，只有她不知道。

“啊！太丑了！丑得可怕！”

伊达从凳子上跳起来，喷着唾沫，气得发狂。

弗朗西斯卡姥姥惊吓之下松开捧在手里的镜子。

镜子掉到了地上。

玻璃破碎的声音。

清脆的破裂声后是一片沮丧的沉寂。

镜子打破了。虽然白银镜框依然完好无损，镜框里面却只剩下连不到一起的棱棱角角，它们凌乱地映照出在房间里满地撒落的碎片。

弗朗西斯卡轻声哀叹。

戈德列芙疾步上前。

“老天爷，伯爵夫人会作何想法？”

女人们围在碎片周围，仿佛在为一具尸体守灵。伊达咬着双唇，迟疑着，不知道该为哪件祸事哭泣，为她颈背的缺陷，还是为被打破的镜子。

女人们用微弱的嗓音低声商议，她们屏气凝息，仿佛那位贵妇人已经能听到她们的说话声了：

“得找人把它修好。”

“上哪儿去找？这儿，圣安德烈，谁都不……”

“我好像知道。在布鲁日，有个画匠……”